

南
册

指
手

说
读

小
必

恋
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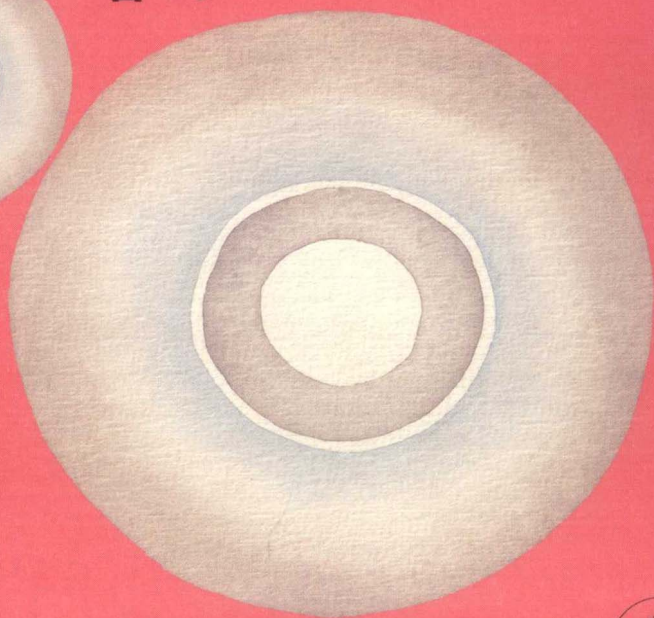
婚
婚

代
国

当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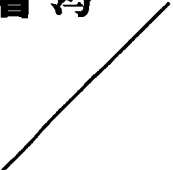
王海鸰
著



新版
大校的
女儿

作家出版社

王海鸰
著



新版
大校的女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校的女儿/王海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63-5738-8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425 号

大校的女儿(新版)

作 者: 王海鸰

责任编辑: 汉 睿 朱 燕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3 × 214

字数: 350 千

印张: 13.25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738-8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海鸰

著名作家，著名编剧。

1952年12月生于山东。16岁当兵至济南军区某部海岛，做过通讯兵、卫生兵、业余宣传队队员。1983年调至总政话剧团任编剧。

主要作品有小说《星期天的寻觅》《牵手》《大校的女儿》《不嫁则已》《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成长》等；电影《小岛》《走过严冬》；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与人合作）《牵手》《不嫁则已》《大校的女儿》《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相伴》《成长》等；话剧《洗礼》《冲出强气流》等。电影、电视剧、话剧曾获国家级各种大奖。

长篇小说《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获《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读者）。

大
校
的
女
儿

第一章

魏申申最近心情不好，因为她丈夫胖子心情不好。

歌剧院排《金子》，让她家胖子和另一个男演员演男一号，AB制。论实力，胖子比那个演员强得多，理当是A组，谁料领导竟然想出了“按姓氏笔画排列”的阴险主意。胖子姓王，那位姓于，王四于三，于在前，于就是A。A好比足球比赛中的上场队员，B是A的替补，若非A有意外，B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儿。至于宣传啊，评奖啊，鲜花灯光掌声啊，更是有A无B。所以，谁A谁B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就算是堵上了所有的嘴，任你有天大意见天大看法，对不起，跟领导无关，找你爹去。胖子气得跟领导拍了桌子：“我他妈改姓，我姓‘一’！”领导细声慢语不急不躁跟他说道理：“姓什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截止到上《金子》为止，你是姓王吧？那就得按‘王’算。否则，大家都临时改姓，不就没有了依据？……下部戏！你的新姓下部戏生效。”下部戏！歌剧院多少年才能上一部新戏？就算有了新戏，适不适合你？适合你，导演用不用你？用你，他是不是还按“姓氏笔画排列”？……悲愤之余，胖子决定另辟领域，搞个人独唱音乐会。眼瞅着那么多要嗓子没嗓子、要造诣没造诣、正经音乐学院根本进不去的通俗歌手呼啦啦一下子红透了半边天，出场一次挣的钱顶得上他们干好几年，他就不平，就生气，就愤怒，他得以他的存在，告诉愚昧的中国观众什么是音乐，怎么叫唱歌，“个唱”的创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萌生了出来。但是很快，创意萌生的兴奋就为具体的苦恼代替：钱。

美声唱法，有真嗓子真功夫的，不需要音响，不需要花里胡哨

的舞台包装，灯光都不需要，可以大白光一白到底，但是，剧场是需要的，一架三角钢琴的伴奏是需要的，更重要的，得宣传。没有媒体做开路先锋，就算你是真的帕瓦罗蒂，在中国照受冷遇。这都是钱，一笔相当大的钱。

胖子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甜蜜的二人世界一下子塌掉了半边。那些日子魏申申整天往外跑，参加同学聚会，朋友聚会，朋友的朋友的聚会，跟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的人叙旧，聊天儿，唱歌，跳舞，亲亲热热，活活泼泼。她的专业水准的漂亮，专业水准的歌与舞，使她成为了每一个聚会中最受欢迎的明星，仅此而已，实际收获一点没有。别看从小在文艺圈里长大，其实她相当单纯，或者说傻，对男人的了解仅止于皮毛。终于有一次，她的一位成了大款的小学同学给她上了一堂生动的男性性心理学的课。全部对话如下。

“申申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真的？……不胜荣幸！”

“至今，我心没变。”

“得了！孩子都他妈生出来了还‘我心没变’！”

“两码事。——说吧，一个音乐会多少钱。”

“谢谢！……我们一定抓紧还你。”

“不要你还。”

“雷锋啊！”

“交易场上没有雷锋。”

“交易？”

“别装了申申。既然你要什么我知道，同样，我要什么你也应当知道。”

……

魏申申盘腿坐在我的单人床上痛哭流涕，边哭边骂，骂自己：自以为魅力无限所向披靡，到头来，在人家那里，你跟一切卖笑女子同等待遇！……

——自尊心、自信心同时受到了伤害。

“不是那么回事。”我安慰她，“要是是你的事儿，我敢说，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拔刀相助不要回报——争先恐后地！可你是为了你的丈夫啊，这就大不一样了，性质就变了。这种情况下，他越喜欢你，就越不会帮你。噢，拿着自个儿的钱，帮助自己喜欢的女人跟另一个男人好，脑子有问题啊！”

魏申申心情好了些，却仍觉委屈，仍抽抽搭搭：“辛辛苦苦吃了、吃了那么多顿饭……”

“好了好了！我给你拿条毛巾去。”

魏申申摇了下手，伸腿下床，趿拉着鞋去了卫生间。擤鼻子，清嗓子，哗哗地撩水洗脸。片刻回来，眼睛通红，刚洗过的脸儿皮肤紧绷。

我做总结似的挥着手，说：“这事儿就到这吧，不要再想了！至于你们家胖子，能帮就帮，帮不上就算。犯不上两个人一块受罪，没意义。”

本意是安慰，却不料又招出了魏申申新的泪水。

“不是为他——不全是。我，我，我……你，你知道……”这次哭得更凶，话都说不成句。

魏申申不能演戏。

申申踏入这个圈子纯粹是因为长得漂亮，也不能怪当时招她进剧团的那几位专家领导走眼失职，她的漂亮确实是不可抵挡，冷艳华贵光芒四射大气磅礴，叫谁见了都会觉着不把这样的美纳入经营美的圈子里，任其失散于民间，才是失职，是暴殄天物。进团那年她十七岁，至今有些老演员说起那时的她来仍感叹不已嗟呀不已：“什么叫漂亮？那才叫漂亮！漂亮得你呀能跌一跟头！”招生时对她表演方面的才能测试过，不行，但还是决定收下了她。我想我能理解那几位专家领导当时的心情，就好比篮球教练见到一个两米多高的棒小伙儿，能不如获至宝般招至麾下？不会打篮球，教呀！又好比男人选择女人，先看的就是外表，心灵可以改造，外表怎么改造？可谁知道申申竟就不可教也不可改造，手把手都不行，比一般人还不是干这个的。听说早年间她还演过几个独幕戏，我调来剧团

后就没见她演过，演也是跑龙套，比如站在人堆里凑个数，躺在地面上扮演个死尸，在舞台后区来回穿梭几趟以制造热烈气氛，通常一个字儿的台词没有。这事用不着专职演员干，我都行。要换别人，早就得被剧团开了，申申能留下来，还是因了她的漂亮。一个剧团光戏好是不够的，下去演出，场合上，没有几个说得过去的美人戳着，会令大众失望，人家看剧团不光是为了看戏，还为了看人。这体会我有，当年在海岛部队，军区文工团来海岛演出，那些漂亮的文工团姑娘往往比她们的节目更能使我们激动。申申仅是作为门面、花瓶才被留了下来就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十几年的舞台生涯没能把她的演技培养出来倒培养出了她一颗热爱舞台的心，自己不行，就把全部希望压在了胖子的肩上。

“申申，试试往电视方面发展，我看电视剧前景广阔；比话剧还容易，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错了可以重来。”当时《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什么的已经出来了。

“都快三十了，还没有出道，等到你挤进去，得多大了？还不一定挤得进去。女演员的好时候就那么几年，三十岁前，出来了，就出来了；出不来，就出不来了。”她已不再哭，头微微垂着，神情疲乏，声音消沉。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快五点了。

窗外的阳光仍然很强，很刺眼，白炽一片，照其他季节看，这还是下午呢，我通常在下午就得去吃晚饭。我们食堂的开饭时间是全年一贯制，早七点半，午十二点，晚五点，因而到了夏天，晚饭后的白昼就格外的长，长得叫人不知该拿它干点什么，有厨房的人们就可以不受诸如此类的限制。一吃了晚饭人就懈怠了，即使百无聊赖也不想做事，连书都不想摸。从前不是这样。从前，在海岛的时候，我的许多休息时间都是在各种书里度过的，业务书，文学书，政治经济哲学书，那曾使我感到无比的充实、高傲。可惜年龄越大，这种感觉便越淡，相反，有时当我因实在无所事事而只能看书的时候，心里感觉到的常常是难以控制的空寂和委屈。我的无场次大型话剧剧本《周末》已经交上去了，于是心里就很轻松。这

是从构思那天就期盼着的轻松。可惜与这轻松相伴而来的，还有惆怅，还有空虚，倒好像那作品是用来充填心房的一大块东西，拿出去了，心就空了，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再找点什么东西填上。写新的东西？当然。沉重强似空虚。可我不甘心现在就写，不想在这时刻写，那不是晚饭后做的事，晚饭后的气氛适于悠闲，比如，散步。

我喜爱散步。在海岛驻军医院时每天晚饭后都要沿着海边晃荡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同雁南、小梅一起，更多的是同自己。不想调来北京后这喜好却被剥夺了。北京是个太循规蹈矩的城市，似乎绝不允许暮霭中的路旁或公园有一个独自散步的女性身影。小姑娘应当有女伴儿，大姑娘要有男伴儿，青年妇女则需傍着丈夫或牵着小孩儿。这些散步的伴儿我都没有。我快三十了，未婚，却仍是想散步，试过几次后方知确实不行。常常是正自得其乐地溜达着，一辆自行车会“吱”的一声在身边停住，车上坐着个小伙儿。“交个朋友？”他说。“不。”我说。如此几次，心里不能不犯嘀咕：夜色朦胧的，眉眼都看不清，一个神经不正常，总不会个个都有病。再一次我就不说“不”，而说“我是已婚妇女”。对方笑笑：“那有什么关系？”认准了我是时下重振雄风的——严格说是雌风——某种女性职业大军中的一员了。这不约而同的认定叫我感到十二分窝囊，曾一向认为自己长得很有几分书卷气。

从此后，我便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散步吗？屋里散。在四米来长的空地上反复练习“向后转走”。晚上，已经十二分的困了，却硬是撑着不睡，得等合住一个单元的邻居睡下了再睡。我神经衰弱，被吵醒一次这夜就再也别想睡着。与我合住的是一对夫妇，住朝南的大间；我住朝北的小间，与厨房隔壁。女主人通常在看完所有的电视节目后开始洗碗，深夜听来，流水声、碗盘碰撞声犹在枕畔。厨房归他们独用，单身只配吃食堂。我打三岁起上幼儿园就吃食堂，上小学住校又吃食堂，当兵后自然还是食堂，直吃到今日，深谙了食堂大师傅们把萝卜白菜土豆统一成一个味儿的本领。

——当婚未婚的苦恼，这些还算是浅薄的。深刻的，我懒得说。

我对申申道：“要不，申申，咱们出去？先吃饭，找一家好一点的冷饮店，有奶油蛋糕的那种，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完了去——最近有什么新电影没有？”

有一会儿工夫申申没动，然后双手把头发向后一捋，头顺势扬起，也像是顺势把刚才的坏心情甩了开去：“走！”

“去哪儿呢？”

“再说！”她跳下床来，轻盈无声，像一只巨猫。

我换衣服换鞋，心里头是丝丝的喜悦。

最近一段时间申申很少到我这来了。胖子在他们剧院排《金子》，不能去外地演出，申申就天天做好了晚饭在家等他，像一个个好好媳妇。今天胖子晚上有事要十点以后才能回来，申申满腹心事耐不住寂寞，才跑来找我。夏日漫长的黄昏里能有申申做伴是件愉快的事儿，她的生动，她的妩媚，她的透明一向叫我喜欢。但我从不过分流露这种情感，更多的倒是把这种情感的依赖深藏起来。自尊心的需要。

楼道里电话铃响了，我住的是一幢老式五层楼，每个单元二层至三层之间的楼道拐角处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私人住宅电话须按行政职务配备，手机这种东西尚闻所未闻。有人去接电话，电话是找我的。

申申警告我：“不管是谁，你今天晚上没空！”

我接电话。电话是胖子打来的，找申申。电话那边他发自丹田的共鸣声滚雷一般震得我耳朵嗡嗡心往下沉。

“你在哪里？”知道不该这样问，忍不住。

“在家。”

“不是说十点以后才回来吗？”

他含糊道：“啊，是啊，临时有点儿事……”

我放下电话，慢吞吞上楼，房间里，申申已穿好了鞋，一脸的不耐。

“找你。”我说。

“谁？”

“还能是谁?”

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安，接着向门外飞奔，我对着她的身后高喊：“不管是谁，你今天晚上没空!”

她嗒嗒嗒下楼头也不回，一只手放脑后冲我摆了摆，两分钟后她回来了，整个人竟是通了电似的大放光彩，一进门就去找她的包，找到了就往外走，快走到门口了才想起了我这个人，想起还应当跟这个人说一声。

“音乐会资金落实了!”

“噢。今晚上就开?”

她总算耐心了一点：“得及早准备。他说让我给他当主持人，那么多事呢你想。……我走了。”

她走了。我站在原地想了想，也走了。当然不可能去冷饮店去看电影，一个人，像个傻瓜。我去了公园。

正是夏季公园一天里人最多的时刻。

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儿迎面走来，身边走着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戴副白边眼镜。年轻人在说话，女孩儿在听，时而微微颌首，眼里含笑，看样子两人尚在初级阶段，各自正努力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他们与我擦肩而过，年轻人的谈话飘来，是些富于全局性的话：中国现行政策……体制……权宜之计……小平说过……

这类话如果听众是我我怕会不以为然，至少在心里；可那女孩儿听得是如此专注津津有味，谈恋爱就应当在年轻的时候，于天真混沌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透彻是激情的天敌。

申申说胖子说我缺少女人味儿。当时申申就反驳他了：“她还缺少女人味儿？小巧玲珑的，我觉着比我强多了。”申申的反驳不用说是为了诱着丈夫往下说，往深里说，做妻子的哪有不喜欢听丈夫批评别的女人的？尤其喜欢听丈夫说别的女人不如自己。果然胖子就说了：“她比你可差远了，她呀，太聪明，太透彻。”申申告诉我这些话时我嘴上虽硬，心还是被刺痛了，深知这样一个缺点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致命。身为女人而缺少女人味儿，等于在“女人”这个事业上被判了死刑。诚心诚意地想改，比如装傻，装天

真，装温顺，岂知“装”就是那么容易的？装者，表演也，要么得有天赋，要么得经过专业培训，北京两所与表演有关的著名学校，每年招蜂引蝶般，能吸引来几千名少男少女，一学四年，毕业了就是大学本科——也是学问。

这个公园叫紫竹院公园，园内有湖水，有翠竹，而不是紫竹，还有充足的新鲜空气，门票却只要五分钱——现在已涨到了两块——等于不要钱。傍晚，夕阳的七彩在湖面流溢，鲜艳热烈如印象派的画。走累了，拣一条面向湖水的长椅坐下，半眯起眼，极力把湖想象成海。

我在海上生活了十二年。

第一次见到海时我十六岁，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乘登陆艇进岛。那天的海是浅灰色，海面平静，如一块巨大的玻璃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同来的兵们被它的辽阔气势震撼得呆了。半天，才有人说出话来，说的是：啊！那一刻我也惊讶，原因却完全相反。我感到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熟悉，亲切，仿佛和它相知多年。四十分钟的航程，我始终站在登陆艇的甲板上，看它。它也看我，柔软，明亮，闪闪烁烁。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知道我将要去的那个小岛是我父亲的出生地。父母孩子多，工作忙，对我们难有现在家长对孩子的那种重视和交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父亲母亲来自何方。当兵几月后父亲才在信中告诉我说，我所当兵的岛是我的老家。顷刻间所有的迷惑如潮水般退去，谜底显现：我的生命原来与大海一脉相承。当年，父亲参军离开了它，几十年后，我参军回来，十六岁到二十八岁，海是我青春的见证……

“这里有人吗，请问？”

我从梦中醒来，抬眼一看，面前立着个戴眼镜、拎皮包的高个中年人，面容清癯文雅——是好人。于是只好说：“没，没人。”我不能昧着良心。中年人坐下了，稍事沉默，开始说话，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言不发也不自然。他选择的谈话题目是关于人性。

“人的性欲如同食欲，好比肚子饿了就要吃，非常正常……”

南方口音，做学问的人常有的口音，态度坦然平静诚恳，一如人们谈论电脑信息两伊战争社会主义。我却止不住地脸发烧，相形之下，倒显得是我心中有鬼；好不容易抓空说了声“再见”——说不行，对方是如此彬彬有礼——跳起来拼命快走。不能跑，没有跑的气氛。边走边偷偷回头看怕那人追上来，人家却根本不追。这一点也不是通常概念中的流氓，但只能更叫人心情沮丧。

大
校
的
女
儿

第二章

胖子大名王庞。因为长得比一般人胖点儿，又因为名字里有个“庞”，就被魏申申昵称成了胖子。人常把婚姻比喻作鞋，别人看着好看，自己穿着舒服，是最好的鞋。魏申申的“鞋”就达到了这个标准。

头一次见胖子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申申为我们双方介绍：“韩琳，我朋友。王庞，我朋友。”

我握了胖子伸过来的手，那手倒不怎么肉，然后微微仰起脸看着他道：“歌剧院的？”他是哪儿的我当然知道，为的是找点话说。

“男一号！”申申抢答。

“你们歌剧院多少人啊？”

“五百来人。”胖子答。

“这么多！”我们团人还不到一百。

“真正能干活的，顶多二百五。”

“那二百五呢，闲着？”

“闲不着——那二百五骂干活的这二百五。”

我笑得弯下了腰去，申申不笑，光顾自豪了，眼睛盯着她的胖子，满脸放光。

申申是我们剧团外形条件最好的演员，胖子与歌剧院的男女众胖子比起来，也得算是身材姣好，要是他们俩上街，那就是街头一景，都高高大大，都气质文艺，犹如太阳和月亮同时出场，令人目眩；要是他们俩在家，那十四平米的小窠就是一个容器，专盛甜蜜。时常，星期天的二人早餐会延至成午餐，晚餐，饭菜飘香笑语绵绵，边说边吃边吃边说，物质和精神并驾齐驱。所以申申对我

说，我要是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所以她要不断地给我介绍对象：带孩子的单身父亲，比我小六岁的未婚硕士，快退休了的中老年鳏夫……通常，从人们给女人介绍的男人类型大致能看出这个女人在人们眼中的价值，但这条规则不适于申申，她是个规则之外的人，做事基本不走脑子，全凭情绪，想起一出是一出。所以，不管她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人，我都不沮丧，不兴奋，宠辱不惊，或者说，无动于衷。并且，也不去见。被逼不过见过两至三个，都是一面之后就没了下文。

楼道里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已不知这是第多少次了，一声声的，听起来一声比一声高，焦急地，声嘶力竭地。没人去接，尽管从电话响第一声开始楼里的所有耳朵便都竖了起来。我也不接。房间不便敞门空气不能对流蒸笼似的热，我的着装已从简到了上面胸罩下面裤衩的最低限度。多少次想就这样冲出去接一下电话，万一找我的呢，有几次甚至都站起来，都走到门口，都拉开门要冲了，都是在最后一刻，被理智劝住。至于穿好衣服去接一个不一定是我的电话，我想都不想。一个单元里多少户人家一天多少电话啊，要都去接，穿衣服，脱衣服，上楼，下楼，喊人……不不不，与其这样我宁肯把找我的电话一块牺牲了，想来大伙都是同样状态同样心态，正是下午时分，一天里最热的时候。

我正在房间里看雁南的信，侧身坐在写字台前，脚浸在凉水桶里，电扇开到了最高挡，正对着，直吹。

韩琳：你好。

收到这封信先不要回信了，我要去军区政治部的卫生所了，正式调去。

后天出岛，等到了那边有了具体地址马上给你信。

我怀孕了，还是这次探亲时作的孽，它来得不是时候，你知道我正在准备考研，打算毕业后去军区总院，做医生终归是在大医院好，这下子全完了。本想不要，四处皆遭反对，他家里，我家里，还有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也